

新書

石鼓文研究
沮楚文考释

郭沫若全集

考古编
第九卷

科学出版社

二〇〇二年·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郭沫若全集. 考古编. 第九卷, 石鼓文研究、诅楚文考释/郭沫若著;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. —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02

ISBN 7-03-010767-5

I. 郭... II. ①郭... ②郭... III. ①郭沫若-全集 ②石鼓文-研究-中国-文集 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058 号

郭沫若全集

考古编

第九卷

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
科学出版社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十六号

邮政编码：一〇〇七一七

科学出版社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开本 印张：二十一·五 插页：三

二〇〇二年十月 第一版 第二次印刷 印数：一〇〇〇—一八〇〇

定价：一三〇元

第九卷 说明

《石鼓文研究》初版本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重印。一九五九年作者为第三版写了小引。这次校勘了个别字，补正了附图的比例尺。

《诅楚文考释》发表于一九四七年。现在作了校勘。

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《石鼓文》为最早，稍后有《诅楚文》，都是东周时期秦的刻石。作者分别考释了这两种刻石的文辞，并考证了它们的年代。现在把这两种著作汇为一卷。作者在《石鼓文研究》中发表了明代安国所藏宋拓「先锋本」《石鼓文》，使最善拓本得以流传。《诅楚文考释》是据「元至正中吴刊本」《秦诅楚文》写定的，现将这个刊本影印于文末，以便参阅。

第九卷 目录

石鼓文研究	3
三版小引	5
重印弁言	7
目次	19
石鼓文研究	21
再论石鼓文之年代	99
十鼓斋先鋒本	135
先鋒本夺字补	237
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鋒本石鼓文书后	245
沈序	269
诅楚文考释	275

一	前言	277
二	版本的推究	279
三	关于原文的年代	285
四	全文考释	295

同鼓文研究

增明錫山安氏十鼓金先鋒本
及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

一九三六年八月

沫學白署

三版小引

「石鼓文研究」今改由科学出版社印行，重印并定
中有之系，均酌加改正。

一、石鼓运回北京后，已于一九五八年开箱，陈列
于故宫博物院箭亭。

二、关于石鼓年代，唐兰曾于秦灵公三年说，近
已自行推翻，谓作于秦献公十一年（周显王二年，
公元前三七〇年），又推迟了四十年。

石鼓文中秦自称公，又有「天子」与「崩王始」之
语，自当指周王。由此内证及其他根据，故敢考
定作于秦襄公八年，时亦周平王元年（前七七〇年）。

唐之新说仍先肯定王莽必作于战国年间，但对我所提疑端未加反驳，仅改按上述内证推定年代，按云「烈王二年还可以称嗣王」。新说视旧说皆有进境，但其自信似仍未坚。

余去，战国末系，周室已同赘二柄，对秦虽尚有效，政弊等事，在秦视之，当不致受寇夺焉。故余仍维持襄公六年说，以待更有有力之反证。

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八日

郭沫若

附注：唐氏新说见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一九五八年第一期
唐著《石鼓文年代考》。

重印弁言

明代嘉靖年間（十六世紀）的錫山安國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兼印書家。他有過一部銅鑄的活字，曾經印行過好些古籍。他也喜歡收藏石鼓文拓本。在他的收藏品中，有三種北宋拓本最古，他命之為先鋒本、中權本、後勁本。三本均經剪裝，年代先後相差不遠。先鋒本最古，後勁次之，中權較晚；但中權殘字多被保存，後勁次之，先鋒剪奪最多。故三本雖略有先後，而亦互有優劣。

三本均於抗戰前，被民族文化敗類售往日本，收買者為日本財閥三井銀行的老板，視之為天壤瑰寶，秘不示人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我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看到一套拓本的照片，共四十二張，並無題跋。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後勁本的照片，是三井的兒子借給朋友看流散在外的。我見到這套照片，曾寫成石鼓文研究一文，收入古代銘刻集內，以一九三三年秋在日本印行。我又把照片寄回國內，由馬衡唐蘭二氏負責印出，當時誤信耳食之言，曾以之為「前茅本」。和這套照片的發現約略同時，上海藝苑真賞社把中權本印行，但妄把「權」字磨改為「甲」字，冒充「十鼓齋中甲本」，書後長故被刪去，以掩其作偽之跡。

一九三六年夏，汝藏家劉體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冊，託人送到東京，希望加以利用進行研究。我選了一五九五片，編成殷契粹編，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印行於日

本。當我在從事編纂的時候，東京的一位骨董家河井仙郎聽說我處有劉氏甲骨拓本，他便向我建議：願意把他所珍藏的安國三種石鼓文的照片和我交換借閱。河井是三井的學術顧問，事實上就是幫忙三井收買中國古代文物的掮客。安國石鼓文被三井收買時，正是他從中斡旋的，故他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，即是最初進行交易時由上海送去的樣本。這樣本藏在河井處，他也是諱莫如深，祕不示人的。我接受了河井的建議，因而我就有了機會得以看到先鋒中權後勁三本的全貌。三本照片前題後跋俱全，中權和後勁的蹊蹺也就因而得到了闡明。

河井的照片，我把它複製了。根據這樣難得的資料，我對舊作石鼓文研究進行了一番的修改和補充。整理完

畢之後，我把全部資料郵寄上海沈尹默氏，請他設法印行。
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，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，我結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這部書的初版是在困難期中，以一九三九年七月作為弘德研究所叢刊之一，由商務印書館印出的。印行以來，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經歷了十五年了。人民出版社準備把這部書重印，我趁這個機會把獲得材料的經過寫在這兒。

這部書的印行，主要的目的就在提供有關石鼓文的難得的資料。石鼓存世已經二千七百多年，石經風化，有的已一字不存，存者也十分殘缺。故在今天，我們能夠看到九百多年前歐陽修梅聖俞諸人可能看過的拓本，實在要

算是一件僥倖的事。還有一事值得提起的，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對日本東京進行大轟炸的時候，上面提到的河井仙郎已被炸死，他的住宅化為了灰燼，他所藏的石鼓文照片不用說也會一同被炸燬了。三井所藏的原拓本不知是否安全無恙。如果那一套原拓本也被炸燬，那末這部書的印行要算是把一項文化遺產的遺蛻保存下來了。

石鼓的製作年代，據我的考證，是在秦襄公八年，周平王元年，即公元前七七〇年。唐蘭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石鼓乃秦靈公三年作吳陽上時時所作。秦靈公三年為周威烈王四年，公元前四二二年，和我所見相差三百年以上。他的主要根據是文中四字作四，不作三，又屢見避字，即節一人身之吾字，字法均不古。然石鼓文四字均駟之省文，秦

風襄公時詩有馮驥，春秋齊靈公時之庖壺銘已有駟字。駟首為四而不作三，不尾為異。易經中孚九二「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」，已有吾字。易經成書雖甚晚，然此文辭則採自民歌，為時當頗古。吾印乃陰陽對轉，此風飽有苦葉，毛傳以為刺衛宣公，詩中三見印字，均作為我字用。是則吾印殆古時民間俗語，故於民歌民風中見之。石鼓文作者採用俗語，故首於貴族詩歌中使用避字。由此可見石鼓文有避字，並不足證明石鼓之晚，倒反足以證明自我稱吾之古。爾雅釋詁「印，吾台，予朕，身甫，余言，我也」，以印吾列在第一位，亦足見此二字為古語。且文中稱天子為嗣王，乃周王初即位時之稱。秦靈公三年周威烈王己卯即位四年，殊屬不合。又全詩格調與詩經中秦風及西周末年之二